

创意故事重述的伦理之维：《草木人间》的目连改编

Ethical Dimension on Creative Story Retelling: Adaptation of Mulian's Story in the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蔺墨逸 (Lin Moyi)

内容摘要：故事重述是围绕脑文本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孝行故事“目连救母”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历经多次演绎流传于世，彰显出脑文本的创意转换与跨媒介呈现。电影《草木人间》继承其“孝道”的伦理内核与“救母”的伦理选择，经由重构伦理表征模式，结合反传销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承袭原著的伦理核心。然而，既是文艺改编又是传销批判的双重主题，妨碍了二度创意脑文本的伦理呈现及教诲功能实现。通过透视《草木人间》对目连故事的重述，揭示继承伦理内核、重构伦理表征、调谐审美教化为创意故事重述的伦理维度，赋予其新的伦理教诲意义与文化创意价值。

关键词：创意故事重述；伦理之维；目连故事；改编；《草木人间》

作者简介：蔺墨逸，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与中国古典文化资源转化。

Title: Ethical Dimension on Creative Story Retelling: Adaptation of Mulian's Story in the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retellings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rain text.” The traditional story “Mulian Saves His Mother”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different iter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embod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text and cross-media creative flow. For instance, the film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retains the ethical core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ethical choices of “saving the mother” from the original stor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represent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heme of pyramid selling, has resulted in a brain text of secondary creativity. However, the film's dual identity as both a literary adaptation and a critique of marketing hind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presentation of the adapted brain text. The adaptation of Mulian's story in the film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demonstrates that the key ethical dimensions of creative retelling ar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thical

c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balance between aesthetics and ethical education. The infusion of these elements into the narrative bestows upon it a renewed eth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creative value.

Keywords: creative story retelling; ethical dimension; Mulian's story; adaptation;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Author: Lin Moyi is a Ph.D. candidate in Creative Writing at th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Email: 3230001004@student.must.edu.mo).

故事重述是一种围绕脑文本进行的创造性活动¹，这一活动由创意写作者对源作品脑文本的创意阅读²与二度创意³展开，过程包括提取起源作品脑文本中的创意材料、围绕写作意图生成二度创意文学脑文本，以及二度创意文学脑文本的文本呈现三部分⁴。电影是二度创意文学脑文本的呈现方式之一，电影剧本的构思与撰写决定其呈现效果。《草木人间》是中国第一部反传销电影，剧本以“目连救母”为原型，融入传销元素，反映出打工者在城市漂泊时的伦理冲突——传统与自然关系的碰撞，以及伦理关系与消费主义贪婪之间的张力。然而，由于导演顾晓刚对“山水图三部曲”诗意风格的坚持⁵，使得叙事略显失衡，造成二度创意脑文本呈现混乱⁶，文本表意横跨了文艺改编与反传销教育两大领域，阻碍教诲功能的实现。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通过回梳《草木人间》对“目连救母”的脑文本转换过程⁷，分析二度创意脑文本的伦理表达及呈现效果。就其未能完全实现伦理教诲的问题，提出写作优化思路，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3（2013）：8-15。

2 参见 许道军：“像作家一样读书：从新批评到创意阅读——创意写作活动中的阅读研究”，《当代文坛》1（2019）：108-112。

3 二度创意文学脑文本与改写性文学脑文本同义，关于二度创意及其产业态的更多论述，参见 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04页。

4 关于脑文本创作的本质及改编者脑文本实践的发生机制，参见 Chen Hongwei and Yang Honglin, “A Study of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ain Text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55-467.

5 参见 徐驰：“《草木人间》：动人故事的千年回响”，《中国电影报》2024年5月1日，第10页。

6 参见 张斌：“三条屏里的世界——《草木人间》的三重割裂”，《文汇报》2024年4月10日，第11页。

7 关于经典作品改编中脑文本转换和跨媒介融合的更多论述，参见 Su Hui, “Brain Text Conversion and Cross-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Theatrical Adap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s Comedies in China,” *Kritika Kultura* 39 (2022): 163-185.

最终得出继承伦理内核、重构伦理表征、调谐审美教诲为创意故事重述的伦理维度。

一、继承伦理内核：脑文本创意转换与教诲功能维系

电影《草木人间》以农村打工者的生存为背景，讲述了年轻人“目莲”从传销危险中救出母亲的故事。作为影片剧本的创作原型，“目连救母”因其伦理内核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的深刻契合，得到了历代创作者的创意改编，有大量蕴含伦理意蕴的重述作品流传于世。通过回溯这一题材在不同时期的创造性萃取过程，对比分析脑文本的创意生成策略，得出故事重述需严格承袭伦理内核，方能维系教诲功能。

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认为故事分为两种：“类型”与“母题”。“类型”指能够独立存在的可传承故事，具备与其他故事一起讲述的特点。而“母题”则被视为故事中最小的元素，具有持续传承的力量。在汤普森看来，“母题”细分为三种类型：即故事的主角、关键情节元素和事件。其中，事件构成了叙事母题的大部分，通常具有独立存在的能力。¹这一理论要求故事重述的有效性与关键事件的传承相联。就“目连救母”而言，中心情节“救母”由目连的伦理选择所驱动，并在后世演化为了一类以伦理为核心的原型故事。无论其他叙事元素如何丰富，呈现形式如何变换，故事的伦理内核始终保持一致，以体现“孝道”在中国文化中恒久不衰的意义。具体在脑文本的生成环节，则需要创作者考量对“救母”这一核心事件在叙事框架中的继承是否成立，进而推演人物的伦理关系与相关情节发展，从而使叙事对伦理表达的作用更加明确。由此，围绕原型开展的二度创意空间也将更广阔，利于吸引更多的读者，扩大伦理教诲的传播。

“目连救母”故事的最初形式，来自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其中记述目连修成六通后，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然而却发现母亲在饿鬼道受苦，遂在佛陀指引下寻求十方高僧拯救母亲。其中，目连“救母”的动机为悟道后发现母亲受苦，“救母”的行动是通过盂兰盆节向僧侣供养以培植功德。²在唐代敦煌文献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和《目连缘起》详细叙述了目连历经困苦，救母于地狱的故事。这三篇变文均植根于《佛说盂兰盆经》，并从中汲取灵感，发展出新的情节。其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作为民间艺人讲唱的底本，为后世演化创造出更为完整的情节框架。文中引入目连在幽冥中寻母的叙事，丰富了历经地狱苦难救母的情节，如奈河、铁轮、刀山、剑树地狱、铜树铁床地狱等，使中心事件“救母”于情节跌宕中更加鲜明。佛经侧重于教义的阐述，变文则通过民间艺人的演唱文学教化民

1 参见 斯蒂·汤普森：《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2 参见 李政昕：《目连之母形象的演变及文化解读》，2012年，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众。由此总结，脑文本的跨媒介演绎利于回应读者需求，在审美体验中实现教诲。

佛经版本中的目连故事情节虽然简洁单一，但作为伦理内核的“孝道”和人物“救母”的伦理选择已十分明确，为后世演变提供了转换基准与创意空间。例如，早期目连宝卷中的叙事性插图就融合了大量的民间意趣，图像叙事的参与不仅体现了原始佛教故事与中国儒家文化的融合，也反映出二度创意脑文本更适应跨媒介转化和文化交融；再如明代儒生郑之珍所著《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该戏文设计了目连辞谢朝廷征召的情节，将故事的伦理生发环境与世俗文化嫁接，阐释了“移孝作忠”的忠、孝关系，拓展出更为宽展的故事伦理边界——佛儒道文化与世情伦理的融合。通过情节架构的扩张，实现了从因果报应到劝善、行孝、尽忠等伦理选择的教化，表现出伦理思想与世俗审美的碰撞融合。前代故事虽然也强调孝道的重要性，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这一主题，强调行善积德的重要性，加强了伦理教化的创作意图与内在驱力，进一步稳固对“救母”这一核心事件的建构，体现出继承伦理内核以实现教诲始终是脑文本转换和跨媒介演绎的核心。

通过回梳“目连救母”故事的原始样态与演进特征，得出伦理内核与教诲功能密不可分。¹对照电影《草木人间》的叙事情节，发现“孝道”的伦理内核与原型一致，作为“救母”的中心事件也得以承续。正因为《草木人间》实现了对源故事的有效重述，才使“孝道”成为剧本叙事的内在牵引力，“目连”的伦理选择也在情节铺陈中顺理成章得以沿袭，堪称为影片剧本写作的显著成就之一。而在故事生发的空间场域，以及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交织，人物的伦理选择等方面，电影《草木人间》则较传统“目连救母”具有鲜明的变异和调整。从《佛说盂兰盆经》出现，早期目连宝卷的基础叙事建立，变文、目连戏等形态的演进，至当代重述《草木人间》的诞生，历代创作者以伦理教诲为内在意图，承袭源文本的伦理内核及教诲功能，形塑充盈的情节张力，拓宽了原始故事的文化内涵和伦理意义，为目连故事的不断重释提供改编基准与创意之源。

二、重构伦理表征：文学伦理学批评视点的叙事设计

“叙事之失，伦理之的”（尚必武 11）。叙事如何作为表达伦理的有效手段²，是故事重述的参照系。以文学伦理学批评视点进行叙事设计，利于促进叙事有效表征伦理意蕴，实现价值旨归。就《草木人间》对“目连救母”的重述而论，即如何在当代语境下重置伦理架构是关键进路，具体指涉为如何

1 参见 Yang Gexin, “Ethical Selection and Literary Work as Ethical Event: Redefining Ethical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 (2019): 35-46.

2 参见 尚必武：“从‘两个转向’到‘两种批评’——论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的兴起、发展与交叉愿景”，《学术论坛》2（2017）：7-12。

承袭源文本的伦理核心，并在置换伦理生发场域的过程中系联传销元素，形成“救母”和“反传销”的教诲意义。

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透过人性与兽性因子的组合变化，揭示人类伦理选择的过程。¹ 人性因子主导价值判断，兽性因子反映原始冲动。在故事重述的二度创意生成环节，两种因子的博弈利于形塑复杂的伦理困境，从而引发伦理冲突，展现伦理价值与教诲意义。《草木人间》巧妙地将故事背景从虚无缥缈的佛教地狱转移至风景如画的杭州茶山，以一只“茶虫”链接茶园生态环境与纸醉金迷的传销空间，不仅串联起苔花落入传销组织的情节，更深刻地探讨了虚拟与现实、斯芬克斯因子的动态共存关系。通过“茶虫”这一元素，将茶园的宁静生态环境与传销活动的诈骗陷阱紧密相连，构建了一个寓言化的现实叙事框架，形塑出理性意志与自然冲动之间的伦理冲突。创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主题在叙事中交织伦理困境，展现人性中欲望与理智、自由与束缚之间的挣扎抉择，从而有效启发读者深思这一命题，实现伦理教诲之目的。

在《草木人间》剧本的情节设定中，以“茶虫”将茶园生态场域与电光四射的传销环境链接，利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丰富叙事张力，强化了“反传销”目的。在影片文本叙事的序曲阶段，“目莲之母”吴苔花在与老钱约会后意外带回一只充满活力的“茶虫”，寄托着她对蜕变的渴望和为母的人性本能。随着苔花在蝴蝶国际中的深入，“茶虫”于传销组织的混乱世界中再次出现，成为她兽性因子占据上风的具象化体现。这一叙事设计不仅加深了故事的层次感，更为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斗争提供了具体的载体，在象征茶园生态纯净的同时，反衬出传销组织对人性的剥削与扭曲。作为故事伦理场域的符号象征，“茶虫”的轨迹移动实现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动态游走，将叙事情节的推进和伦理困境的塑造相互融合，继而使伦理空间与人兽同体的矛盾性巧妙吻合在一起，丰富了故事的情感层次，构建出伦理选择与现实冲突交织的两难局面，加深了人物道德斗争的复杂性。茶园的生态景观与传销活动的犯罪本质形成鲜明对比，“茶虫”作为连接两者的关键纽带，实现了情节的串联和结局的暗喻，为后文法律的介入提供了有力的铺垫。

其次，《草木人间》将叙事设计的维度从家庭伦理提升至法律与亲情碰撞的层级。剧本采用一个嵌套式结构，制造出错综复杂的伦理困境以增强叙事张力。故事的内层揭示了苔花在自己认同上的挣扎，以及驱使她堕入“蝴蝶国际”的动机：在传销升级中日渐着迷于确认自我价值。剧本外层以传统伦理和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为叙事基础，以此形塑多层面的伦理困境。譬如，“苔花”曾规劝儿子不必牵挂出走的父亲，鼓励他在杭州成家立业，表示已存钱助他建立安稳的生活。然而，在被“蝴蝶国际”诱惑后，“苔花”毫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不犹豫地散尽积蓄,将其投资在从传销获得的情感满足和自我认同中。此时,她的伦理选择从一个为儿子规划未来的传统母亲转变为希冀自我实现的个体。然而,故事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之间的互动,让叙事升级为更紧张、更深层的伦理困境。虽然“苔花”参与“蝴蝶国际”的内在动机始于自我表达和性别独立的欲望,但她最终发现自己卷入了骗人的传销阴谋,一切因警方的介入和法律的惩处瓦解。此时,“苔花”的精神炼狱已达顶峰,而就儿子“目莲”来说,“救母”之途才真正起航。这一情节序列可作为创造性重释故事的又一参考策略:即利用伦理困境系联多个叙事文本元素,串联人物伦理选择,制造伦理困境,最终实现伦理教诲的目的,完成当代语境的故事重构。

此外,《草木人间》以“树”作为贯穿叙事的重要线索,将复杂的人性和伦理冲突框定在生态自然的大背景之下,使茶园生态、家庭伦理和人性复归等元素融构一体,把人兽因子在伦理困境中的博弈最终落于生态自然的伦理场域之中,使得剧本叙事于细微见真知、于人间烟火隐喻伦理深意。在剧本的开头和结尾,创作者均安排了与树有关的隐喻来强调这一主题。在故事开篇,“目莲”为寻找父亲之树,四处游荡,预示人物内心的迷惑与抗争;而母亲“苔花”的反对和欲言又止,则传递出关于父亲何山的种种猜测。至剧本故事尾声,“目莲”带着母亲回到茶山,决心砍掉父亲之树,继而来到自己的树下,决定以自我觉醒来彻底唤醒母亲,反映出鲜明的人性因子——坚毅的救母之心。此前目莲初至大城市的迷惘与徘徊一扫而光,转而坚定不移地踏上了救母之路。《草木人间》剧本透过对伦理空间的细微探索,和复杂伦理困境的塑造将故事推至高潮——理性意志与原始人性间的冲突和博弈在叙事框架中浑然一体,伦理教诲与警世意味水到渠成的浮现。不仅让传统伦理故事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合理重释,更出彩地回应了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与伦理缺口,制造出“情绪价值”,为二度创意脑文本的产业态呈现做出示范。¹

中国传统孝行故事是一类富含伦理价值的创意资源,是运用文学伦理批评理论进行叙事设计的理想题材。对于这类故事的重述,创意写作者的核心写作意图为沿袭故事的教诲作用,这不仅包括对伦理核心的传承,还涉及到利用审美特质进行二次创作,以满足读者期待和市场需求,最终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综合来看,《草木人间》剧本凭借伦理生发场域的调整制造人物的伦理困境,通过融入当代社会空间和生态元素重构伦理表征。角色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回应了叙事大背景下都市与乡村的矛盾、利益与理想的标尺、理性意志与自然意志的冲突等隐喻,不仅在围绕家庭和个人成长上构建出富有伦理表征的空间,更将其延续到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之中。通过精心排布故事生发场域,设计与场域关涉的意象表征,改易人物形象的伦理处境等方式,为“目连救母”带来新的伦理生命力,使其在当代语境中化身为

1 参见 安歌:“国产动画电影拓展:衍生品价值与IP商业化开发”,《中国电影市场》6(2024):27-31。

一部引人深思的伦理启示录。

三、调谐审美教诲：伦理表达与创意生成的耦合策略

一个引人入胜的文学构思，经由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借助原型等创意素材生成二度改写性文学脑文本，即二度创意；二度创意进一步利用跨时空、跨媒介、跨业态的方式转化为产业态创意。在韩国的文化产业中，这一过程被称为故事的“一源多用”，指的是以创意叙事为基础，通过多元发展与应用，扩展各种媒介形态与市场融合，旨在实现文化传承、伦理意义、商业转型等多重价值。¹ 在二度创意实现产业态呈现的过程中，二度创意脑文本可能会生成多次，但伦理教义仍是创作者的核心动机。通过以叙事作为桥梁，即在情节、人物、冲突等具体要素中指涉伦理表达，以“参省”为平衡艺术价值与社会效应的原则，来协调文本审美与教诲功能的关系²，让创造力的产生与伦理的表征一致，使伦理表达与创意生成形成耦合机制，从而共同赋力文学作品的产业化（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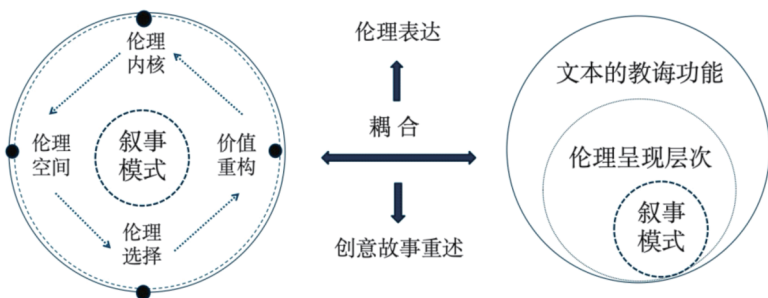


图1

作为一个经典的传统孝行故事，“目连救母”自西晋以来不断被重述演绎，始终以“孝道”为伦理内核，电影《草木人间》的重新诠释，彰显出当代创意写作者和接受者对中华孝悌美德的情感认同。就叙事者而言，故事精神传达的关键是叙事表征的清晰与明确。《草木人间》上映后，部分影评人注意到茶韵元素与故事整体比例之间的冲突，表示难以理解叙事的连贯性。³ 当从伦理维度检视二度创意脑文本，发现创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在当代语境重述目连故事的伦理意义。这次改编创造性地将反传销元素与人物的伦理困

1 参见 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09页。

2 参见 陈勋 王洁群：“论文学伦理中的审美与教化及其协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22）：114-119。

3 参见 张斌：“三条屏里的世界——《草木人间》的三重割裂”，《文汇报》2024年4月10日，第11页。

境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承袭了原著的伦理核心，同时也重构了当代的伦理关系。而就二度创意脑文本的呈现效果而言，由于导演顾晓刚对山水系列第一部《春江水暖》中遥远意境的承袭，加上《草木人间》反传销题材的定位，最终导致叙事对伦理的表达偏离了教诲功能。尽管这种做法显示出导演对于系列电影的策略性愿景¹，却忽视了反传销题材的创作目的是伦理教诲，造成了审美对伦理的干预。本文认为，在故事重述中，伦理教诲与审美元素并不矛盾，实现伦理教诲与审美共振更利于脑文本的生成与呈现。

首先，审美意蕴是实现反传销和孝亲等教诲意图的媒介，体现在叙事元素与叙事节奏的融合方面。《草木人间》剧本希冀通过细腻笔触重述目连故事，拟将人物共历伦理困境的过程表达为一种和谐——每个人都应复归自然，生发患难与共的“草木”之情。然而在具体创作中，却只单纯于叙事弧线中插入了“茶虫”“树”“茶山”等意象作为叙事元素，试图以苔花在山中洗浴、老虎怒吼等情节，及喊茶山、驱鬼怪的桥段将目连故事中的虚拟地狱概念与当代人的精神炼狱相系联。但并未具体交代上述情节或意象与叙事演进的关系，仅有创意，未将其实践于具体的叙事情节，造成表意不清的结果。作者过分依托这类叙事元素完成“草木”意境的营造，从而忽略了对伦理关系的隐喻才是叙事元素的核心功能，造成叙事赘余与理解障碍。由此总结，故事重述应以实现教诲功能为自觉，将茶韵美学作为通往反传销宣传及孝亲规训的方法。在编创故事时考虑教诲功能与审美意蕴的关系，创作兼具情节张力和伦理表达的作品，从而优化二度创意脑文本的呈现效果，实现审美与教化的共振。

其次，《草木人间》的剧本具有多元叙事风格融合的特点，但忽视了对“救母”这一中心事件的铺陈和相应伦理关系的营造。《草木人间》剧本原型取材于中国本土，沿用了原型故事中“仁爱”“孝顺”等儒家思想，以及佛教“慈悲”“因果”“救赎”等理念，但在人物伦理选择方面尝试了“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手法。然而，编剧并未找到该叙事技术中，作者立场与读者立场之间的最佳位置。²剧本将触发“苔花”兽性因子的动机设定为找寻自我，但并未设计具体事件来丰满人物的伦理思考。“苔花”原本是来自川渝的采茶女，在与都市伦理空间发生碰撞后，逐渐产生对伦理身份的困惑。丈夫失联、男友母亲排斥，以及“蝴蝶国际”宣扬的自我价值，都迫使她重新评估自我身份，最终在利益驱使下做出激进且颠覆的伦理选择。就叙事框架的构思而言基本通畅，但在具体叙事过程中，作者把大量笔墨用在了对“苔花”情绪的书写，而关于引发其激进情绪的事件叙述却很少，导致对关键情节“救母”的演绎发生偏移，进而难以引发观众共鸣，削弱了伦理教诲的预期效果。对于事件在

1 参见 姚睿：“《草木人间》：山水画卷、都市丛林与世界的调谐”，《当代电影》5（2024）：25-28。

2 参见 黄昱宁：“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与一种写作新趋向”，《文学》2（2019）：9-13。

叙事中的设计，应充分把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¹。通过对核心情节、及关联事件的写作来引出对伦理身份的质疑，从而推演伦理选择的反叛，而不是在设定背景后进行个人化演绎。同时，文学的伦理教化作用唯有在文学文本被读者接纳，并且成功转化为读者内心中的脑文本后才能得以施展。²读者不仅在被动地接受文本信息，更重要的是主动进行解读，从而接收文本的伦理意义。故事重述之所以具有大量读者和市场，恰是因为源故事的知名度让读者期待新的伦理阐释与内涵，而不仅是对某一人物的浓墨重彩。

此外，叙事者还应注重文本对真实生活的形塑作用，通过叙事传达正确伦理价值观。³在“救母”的过程中，“目莲”完成了成长涅槃。不论是寻找父亲，还是救赎母亲，他的伦理选择坚定如一，反映出当代“目莲”的救母方式不再为依托佛祖或找寻外力，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事亲。随着叙事弧线的推进，消费主义的浮夸和救母挑战中的考验，一直萦绕“目莲”，而“目莲”基于伦理身份进行的伦理选择则引导着叙事演进：起初因父亲之树执意寻找“何山”，而后又投身传销组织救赎母亲，这些情节均符合其伦理身份——守护父母的儿子。伴随自我成长的撕裂，“目莲”既解救了母亲，又塑造出自我，反复探索内心的矛盾与纠结。这一叙事进程既承接了母题原型，也折射出当下母子关系的现状，更前瞻性地指向未来，反映出改编创作者应具有形塑真实生活的写作意图，结合伦理身份进行谋篇布局，促进多重元素在紧扣伦理命题的叙事中实现融合。最终通过人物的伦理际遇指涉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选择，引导接受者在当代社会中践行作品的伦理价值观，实现伦理教诲的意义。

脑文本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和前提，作家在按照一定的伦理原则加工脑文本后，发展文学脑文本，将其转化为文学文本。⁴参照目连故事自古以来的重述与演化，伦理内核的承袭是转化原始脑文本的核心，多元叙事手法和读者接受的融合是跨媒介呈现的关键。《草木人间》剧本将孝行故事资源内化为反传销诈骗叙事的原型，是很好的出发点，但应“参省”审美与教诲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故事生发场域的调整、人物伦理困境的塑造，还是宗教虚拟地狱与都市人精神炼狱的嫁接，以及“草木”“茶虫”等所指符号的植入，都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2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都离不开脑文本，参见 Wang Songlin,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rain Tex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38-454.

3 脑文本理论可用来解读作家的心态风格，词句选择的伦理取向反应出作家的世界观，参见 Wang Songlin, “Brain Text, Brain-to-Text, and the Mind Style of Literature,” *Kritika Kultura* 37 (2021): 476-493.

4 参见 Wang Songlin,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rain Tex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38-454.

应将叙事框架作为承载审美手段的关隘，从而实现传统故事与反传销题材的深度融合。总之，无论在叙事结构中增添审美元素，都应以伦理教诲为意图，以伦理表达为桥梁，进而回应当代创意接受者的精神需求，使其在审美体验中获知伦理意蕴，实现叙事的教诲作用。

以伦理视点切入传统故事的创意重述，在脑文本转换中植入伦理内核、引导伦理选择、重构伦理价值，是活化传统伦理故事的关键进路。通过《草木人间》案例得出：在源作品脑文本的提取和二度创意脑文本的生成阶段，应当继承伦理内核，并依托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进行叙事设计；在二度创意脑文本的书写呈现与产业化阶段，需要调和审美与教化，生成兼具精神引领、审美享受和面向市场的优秀作品。以继承伦理内核、重构伦理表征、调和审美教诲作为创意故事重述的伦理维度，在脑文本构思与呈现过程中形成伦理表达与创意生成的耦合效应，从而赋予经典故事新的伦理教诲意义与文化创意价值。

Works Cited

安歌：“国产动画电影拓展：衍生品价值与IP商业化开发”，《中国电影市场》6（2024）：27-31。

[An Ge.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Animated Films: The Value of Derivatives a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P.” *China Film Market* 6 (2024): 27-31.]

陈勋、王洁群：“论文学伦理中的审美与教化及其协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22）：114-119。

[Chen Xun and Wang Jiequn. “On Aesthetics and Indoctrination and Their Coordination in Literary Ethics.”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2022): 114-119.]

Chen Hongwei and Yang Honglin. “A Study of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ain Text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55-467.

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

[Ge Hongbing. *Theory of Creative Writing*.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22.]

黄昱宁：“‘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与一种写作新趋向”，《文学》2（2019）：9-13。

[Huang Yuning. “‘Hysterical Realism’ and a New Tendency in Writing.” *Literature* 2 (2019): 9-13.]

李政昕：《目连之母形象的演变及文化解读》，2012年。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Li Zhengxin. *The Evolu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Mother of Mulian*. 2012. Huaqiao University, M.A. dissertation.]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3（2013）：8-15。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3): 8-15.]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Su Hui. “Brain Text Conversion and Cross-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Theatrical Adap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s Comedies in China.” *Kritika Kultura* 39 (2022): 163-185.

尚必武：“从‘两个转向’到‘两种批评’——论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的兴起、发展与交叉愿景”，《学术论坛》2（2017）：7-12。

[Shang Biwu. “From ‘Two Turns’ to ‘Two Kinds of Criticism’-On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Intersecting Visions of Narratology and Literary Ethics.” *Academic Forum* 2 (2017): 7-12.]

斯蒂·汤普森：《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Thompson, Stith. *A Taxonomy of Folktales*, translated by Zheng Ha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1991.]

Wang Songlin. “Brain Text, Brain-to-Text, and the Mind Style of Literature.” *Kritika Kultura* 37 (2021): 476-493.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rain Tex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38-454.

许道军：“‘像作家一样读书’：从新批评到创意阅读——创意写作活动中的阅读研究”，《当代文坛》1（2019）：108-112。

[Xu Daojun. “‘Reading like a writer’: From New Criticism to Creative Reading: A Study of Reading in Creative Writing Activities.” *Modern Literary Magazine* 1 (2019): 108-112.]

徐驰：“《草木人间》：动人故事的千年回响”，《中国电影报》2024年5月1日，第10页。

[Xu Chi.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The Millennium Echo of a Moving Story.” *China Film News* 1 May 2024: 10.]

Yang Gexin. “Ethical Selection and Literary Work as Ethical Event: Redefining Ethical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 (2019): 35-46.

姚睿：“《草木人间》：山水画卷、都市丛林与世界的调谐”，《当代电影》5（2024）：25-28。

[Yao Rui.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The Harmony of Shanshui Painting, Urban Jungle and the World.” *Contemporary Cinema* 5 (2024): 25-28.]

张斌：“三条屏里的世界——《草木人间》的三重割裂”，《文汇报》2024年4月10日，第11页。

[Zhang Bin. “The World in Three Screens: The Triple Cuts of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 *Wenhui Daily* 10 April 2024: 11.]